



哈萨克族史诗的母题组合类型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6)04-0038-07

●黄中祥

摘要 本文参照国内外几位学者提出的史诗类型划分标准,并根据哈萨克族史诗母题的组成方式,将其分为简单型、复合型和多重复合型三种类型。简单型在历史和宗教史诗中比较多,复合型比较多的是英雄史诗,而多重复合型只有在突厥语民族共同时期形成的古老英雄史诗中才有。

关键词 哈萨克族;史诗母题;史诗类型;组合类型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志码 A

哈萨克族的民间文学极其发达,拥有大量的寓言、传说、故事、歌谣和史诗。哈萨克族的生活环境和人文历史为史诗的产生和丰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所以其史诗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规模上看都是相当可观的。从产生于公元 8 世纪的《霍尔赫特祖爷书》(Qorqit ata kitabi)^①至形成于 19 世纪的《阿尔卡勒克》(Arqaliq),在长达十多个世纪的历史长河里,形成了包括英雄(征战)、婚姻(爱情)、历史和宗教等内容的数百部史诗(叙事诗),有的长达数万行,有的只有短短的几百行,最常见的还是诸如《阿勒帕米斯》(Alpamis)、《库布兰德》(Qoblandi)、《阔孜库尔佩西-芭艳苏露》(Qozı körpeş-Bayan sulıw)和《吉别克姑娘》(Qızjibek)等数千行的经

① 为了便于电脑输入和各国专家学者的阅读,采用国际通用的突厥语拉丁字母转写文中出现的哈萨克语,其中需要加以说明的几个辅音有:“q”是小舌清塞音,“s”是舌叶清擦音,“x”是小舌清擦音,“g”是小舌浊擦音,“c”是舌叶清塞擦音。



典史诗。在口头传承过程中,史诗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连续的嬗变。新的因素不断涌现,旧的因素不断被淘汰,但在母题组合结构中始终保持着一些共有特征。

德国学者瓦·海希西(Heissig W)、俄国学者谢·尤·涅克留多夫(С. Ю. Неклюдов)等国外史诗研究专家运用民间故事的“AT分类法”,把欧洲的史诗结构分为求婚和失而复得两大类,并根据这个原则将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史诗进行了分类。俄国史诗专家弗·日尔蒙斯基(В. М. Жирмунский)还运用该分类法对突厥语族诸民族的史诗进行了分类。我国蒙古史诗研究专家仁钦道尔吉在以上几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把蒙古英雄史诗分为婚姻型母题系列和征战型母题系列两种。^①母题与母题的组合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由作品的基本主题所牵制的。一部作品由一系列母题组成,而母题又要受到作品基本母题的遴选,强调的不是母题本身的性质,而是母题之间的组合关系。从形成渊源、故事情节和社会特征看,哈萨克族叙事诗可以分为婚姻、英雄、历史和宗教等类型。

婚姻(爱情)史诗主要由时间、地点、诞生、长大、亲人、故乡、毡房或宫殿、消息、提亲、拒绝、迁走、寻找、劝阻、上路、排险、到达、条件、情敌、被害、殉情等母题组成;英雄(征战)史诗主要由时间、地点、特异诞生、长大、亲人、战马、故乡、毡房、敌人来犯、备马、武器、出征、排险、搏斗、战败敌人、求饶、杀死敌人、凯旋而归等母题组成;历史史诗主要由时间、地点、族谱、诞生、丧父、隐瞒身份、长大、显示才能、赏识、公开身份、重用、率兵杀敌、战功赫赫、立为汗王或英雄等母题组成;宗教史诗主要由奇异诞生、非凡成长、奇遇、佑助、启示、显示才能、成为圣人、劝诫、宣教等母题组成。

根据哈萨克族婚姻、英雄、历史和宗教四类母题系列的内容和组成方式,可将其归纳为简单型、复合型和多重复合型三种组合类型。

简单组合型

简单组合型是指基本情节由一种母题系列组成的,即史诗的母题结构类型是单一的。哈萨克族的婚姻、英雄、历史和宗教史诗中均有简单组合型的,其中婚姻史诗主要包括考验女婿型、包办婚姻型和抢婚型,英雄史诗主要包括部落复仇型、抗击敌人型和财产争夺型,历史史诗主要包括家族型、部族型和民族型,宗教史诗主要包括圣人诞生型、劝诫型和宣教型。在这四类简单组合型中,婚姻和英雄史诗比较少,因为这两类史诗产生得比较早,有的雏形出现在十多个世纪之前;历史和宗教史诗比较多,因为这两类史诗形成的时间比较晚,一般只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尤其是在哈萨克族历史史诗中简单组合型的比较多,很少有复合组合型的,一般通过叙述主人公的家族系谱、生父被害后隐瞒身份的情景、坎坷的成长经历、特殊的才能、率兵杀敌的赫赫战功、立为汗王之后的非凡统帅才能等母题,展示一个民族的发展史。如《萨巴拉克》就是一部叙述阿布赉汗奇特的成长过程以及如何成为汗王的非凡经历的历史史诗。

又如《叶先坎勒迪》也是一部展示哈萨克族克宰部落以及哈萨克汗国形成和发展状况的历史史诗。18世纪初,哈萨克三个玉兹鼎立,给外来入侵者创造了机会,1723~1725年间遭受

^① 仁钦道尔吉.蒙古英雄史诗源流[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48.

了“走破脚板流离颠沛”的大灾难。叶先坎勒迪正好出生在这一战乱年代,从小丧父而成为孤儿。在外祖父的培育下,他成长为“率领民众的领袖,无懈可击的雄辩家”和克宰部落有影响的千户长。他一方面与哈班拜勇士合作,配合阿布赉汗组织民众抗敌,支持哈萨克各方在乌勒套会议上达成的联合抗敌决议,参与了在反侵略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艾米尔苏协议”的签订;另一方面支持阿布赉汗归服清朝,积极倡导和帮助长期居无定所和没有牧场的哈萨克民众迁到我国边界的牧场。其母题系列比较单一,主要由时间、地点、族谱、诞生、丧父、隐瞒身份、长大、显示才能、赏识、公开身份、重用、率兵杀敌、战功赫赫、立为英雄等母题组成。

在突厥语民族共有的婚姻史诗中,属于简单组合型母题系列的比较少,因为这类史诗产生得比较早,多属于婚姻加征战型或者征战加婚姻型等母题系列的复合组合型史诗。相比之下,在哈萨克族特有的以及外来的婚姻史诗中简单组合型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如哈萨克族的《萨丽哈与萨曼》就是简单组合型的婚姻史诗,母题系列是时间、地点、亲人、故乡、男女相爱、女方反对、相约逃走、派人搜查、女子被发现和双双殉情,其中就没有征战型母题。

复合组合型

母题的复合组合型是指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简单组合型母题系列组成的结构。这种类型母题系列组成的史诗被称为复合组合型史诗,前后串联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简单组合型母题系列。哈萨克族的复合组合型史诗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征战型加征战型母题系列组成的复合型史诗;另一种是征战母题系列加婚姻母题系列组成的复合型史诗。

复合型比较多的是突厥语民族共同时期形成的古老英雄史诗,而在婚姻、历史和宗教史诗中比较少。15世纪,尤其是18世纪之后形成的英雄和历史史诗是哈萨克族特有的,大多属于征战型母题系列的简单组合型史诗,而15世纪哈萨克汗国建立之前形成的英雄史诗基本上是突厥语族诸民族共有的,具有鲜明的部族特征(也称部落史诗),流传于突厥语民族之中,一般为复合型和多重复合型。在复合型英雄史诗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库布兰德》、《阿勒帕米斯》等,前者属于考验婚姻型—征战型母题系列,后者属于包办婚姻型—征战型母题系列。

19世纪后半叶,从库布兰德勇士所属部族的后人波根拜(Bögenbay)、柯依克拜(Kiyikbay)、杰特箴克(Jetimek)和杰特穆拜(Jetimbay)等艺人口中采录的英雄史诗《库布兰德》至少有手抄、机打、录音、胶片和影缩照等形式的26个版本。^①这部史诗不仅版本多,而且各个版本在母题、情节和内容等方面也不尽相同。有些版本是喜剧,主人公征战凯旋,过上了和睦安祥的生活;有些版本是悲剧,主人公被身边的人出卖,在紧急撤退中坠入深渊死亡,后来由其儿子江克司为父报仇。然而,不管喜剧还是悲剧,都没有改变其考验婚姻型—征战型母题系列史诗的复合组合型结构。如哈萨克族著名歌手麦尔根拜(Mergenbay)演唱的这个史

^① 这些版本现藏于位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的国家科学院文学与艺术研究所文本收藏室。



诗的版本：

古稀之年的托克塔尔拜膝下无子,受人歧视。他舍弃财产,与妻子一起去向神灵求子。他们宰牲祭祀神灵,愿望终于实现了,生了一男一女。儿子叫库布兰德,女儿叫卡尔丽哈西。库布兰德6岁时,就已经能够到与部落接壤的地方放牧了。13岁时,红帽子部落的汗王柯克特木举行比武择婿盛会,考验未来的女婿。谁射中高悬于月光之下的金盘,便可娶公主库尔特卡为妻。库布兰德只身闯入比赛现场,射中了金盘,成了乘龙快婿。这桩婚事遭到早就想占有公主的红发勇士的挑战。库布兰德杀死了这位勇士和他的两个儿子,携带公主库尔特卡返回到自己的部落。^①

《阿勒帕米斯》(Alpamis)是一部典型的英雄史诗,已在民间流传了十多个世纪。不仅保留了古老的人物、情节、风俗习惯和氏族部落、山川河流及草场地域的名称,而且结构形式、演唱曲调也十分古老淳朴。这部史诗形成于突厥语族共同时期,不仅传承于哈萨克民间,而且在乌孜别克(乌兹别克)、柯尔克孜(吉尔吉斯)、塔塔尔(鞑靼)和卡拉卡尔帕克等民族中也有流传。不仅在不同民族中有不同的版本,而且在一个民族中也有不同的版本,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哈萨克族版本的情节如下:

阿勒帕米斯的父亲拜布尔是一位牛马满山、羊驼满坡的大富翁,但他无儿无女,整天忧心忡忡,最后只好携带妻子踏上了求子之路。他们翻高山,过草地,向苍天祈求,向圣人祷告。有一天,夫妇俩在一位圣人坟墓旁住了一夜,如愿以偿了。妻子怀了孕,并害口吃了豹子肉。她生了一男一女,儿子叫阿勒帕米斯。与此同时,拜布尔的亲戚萨勒拜的妻生了一女,起名古丽芭尔申。两家为孩子们订了襁褓婚,但是萨勒拜担心女儿会转嫁给阿勒帕米斯的义兄乌尔坦这个懒汉,便违约地迁到远方的卡尔玛克部落去了。阿勒帕米斯从一位编织工老妪那里得知真情之后,就骑着苏巴尔神驹去找未婚妻。这时,卡尔玛克汗王哈拉曼正要逼娶古丽芭尔申。哈拉曼与阿勒帕米斯一对一地交锋,结果被阿勒帕米斯刺死。阿勒帕米斯举办婚礼,带着古丽芭尔申返回故乡,使族人过上了祥和安定的生活。显然,这部英雄史诗属于典型的包办婚姻型—征战型母题系列的复合型史诗。^②

多重复合型

多重复合型母题系列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复合型以及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简单型母题系列组成,也可以将这种结构组成的诗歌群称为多重复合型史诗。这种类型史诗的母题组合分为总体结构和各篇章结构两种。总体母题结构是在情节上相对独立的多部简单组合型史诗的基础之上构建的,既是各自独立的一部史诗,又是互为关联的一个史诗群。由于哈萨克族史诗的形成历史和渊源不同,在婚姻、历史和宗教等类型的史诗中没有多重复合组合型母题系列,只有在英雄史诗中有,但是数量十分有限,其中最典型的是《克里木的四十位英

^① [哈] Айтжанова К. “Кобланды батыр” жырынын тарихилыгы // Казак мiнi мен адебиетi. -1996, № 3, 15-16-66.

^② [苏] Боровков А. К. Героическая поэма об Алпамыше. Ташкент., АН УзССР, 1959, 22-23-66.

雄》和《霍尔赫特祖爷书》这两部英雄史诗。

《克里木的四十位英雄》(Qirimning qiriq batiri)是由各有主人公的多个简单组合型母题系列的史诗组成的一部篇幅宏大、内容丰富的串联式多重复合型英雄史诗。这部史诗的简单型版本流传得比较早,如《英雄奥拉克和玛玛依》早在1905年就被搜集整理成了文字,1908年在喀山市付梓印刷,而其串联式多重复合型版本是20世纪40年代才搜集整理成文字的。各简单组合型史诗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各自成篇。这部史诗叙述了从13世纪到19世纪哈萨克各部为争取民族生存与卡尔玛克及其他扩张势力展开斗争的情景,以反对内部分裂和抗击外部扩张势力为主线,把几十部简单组合型史诗串联到一起,赞颂了40位英雄的汗马功劳。既有古老传说中英雄的生活画面,又有克里木汗国和诺盖汗国直至19世纪部分英雄的感人事迹。在一个久远和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展现了古代游牧社会和人文景观,被誉为哈萨克族的《荷马史诗》。

这部史诗的主人公昂齐拜是白帐汗国的艾米尔额德格(1352~1419)的后裔,整部史诗是按照其家族谱系辈分顺序叙述的。额德格的儿子是阿勒沙合尔,阿勒沙合尔的儿子是奴拉津,奴拉津的儿子是木萨汗,木萨汗的儿子是玛玛依和奥拉克。玛玛依膝下无嗣,而奥拉克有喀拉赛和喀则两个儿子。木萨汗把土库曼英雄江布尔汗的儿子铁拉额司自幼收为养子,其夫人喀拉乌列克机智聪明,协助丈夫出谋划策。木萨汗还有一个小妾生的儿子叫司马依勒,想继承汗位。木萨汗谢世后,长子玛玛依继承汗位,其弟奥拉克统帅大军。玛玛依和奥拉克率领部落勇士抗击入侵的卡尔玛克人,司马依勒勾结外敌、分裂叛变的阴谋被戳穿。最后,玛玛依因病而死,奥拉克继承汗位。司马依勒趁机密谋杀害了奥拉克,篡夺了汗位。奥拉克的儿子喀拉赛和喀则长大后为父亲报了仇,又夺回了汗位。^①

《霍尔赫特祖爷书》(Qorqit ata kitabi)也是一部由多篇简单组合型母题系列组成的多重复合型史诗,其中包括《德尔谢汗之子布哈西汗》、《撒拉·喀山汗的阿吾勒遭践踏》、《拜布尔之子巴米斯·拜列克》、《喀山别克之子奥拉孜身陷囹圄》、《乌古斯·多哈之子贴勒·托穆勒》、《乌古斯·康里之子坎·吐拉勒》、《乌古斯·喀则勒克之子伊干涅克》、《巴萨特斩除独眼巨人》、《别吉勒之子艾莫列》、《乌古斯·乌孙之子谢克列克》、《撒拉·喀山维之子奥拉孜所救》和《外乌古斯因反叛内乌古斯而诛杀拜列克》等12部相对独立的简单组合型史诗。主人公不是霍尔赫特,而是各篇中战功显赫的英雄,可是他每到关键时刻就会出现,以哲理性的言论引导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使12章连接成了一座宏伟的多重复合型史诗。^②

阿拉伯旅行家伊斯哈里公元10世纪在伊犁、锡尔河流域旅行时,从乌古孜、克普恰克等突厥语部落里记录了有关霍尔赫特的传说。12世纪,这部史诗已具雏形,从此辗转传抄,增删补益,大约在15世纪前后以《见诸乌古斯诸部伟大语言的先祖霍尔赫特》之名问世。目前流传在民间的抄本很多,比较权威的有两个:一个抄本收藏在德国的德累斯顿图书馆,共12章,封面上方写有“霍尔赫特祖爷书”的字样,下方注有“乌古斯诸部的语言”字样;另一个抄

① [哈]S.昆德巴耶夫.史诗《克里木的四十位英雄》形成于何时[N].哈萨克斯坦:母语报(哈萨克文版),1999-05-13(4).

② [哈]Q.彼山诺夫.霍尔赫特遗产研究中的某些问题[J].哈萨克斯坦:克孜勒奥尔达大学学报(哈萨克文版),1999,(3):18-19.



本收藏在梵蒂冈图书馆,共六章,注有“关于喀山别克及其他人的乌古斯传说故事”。有人认为前一个抄本的语言应为克普恰克语,后一个抄本是乌古孜语。也就是说,当初是由操克普恰克语的人将其笔著于文字的,后来又有人把其译成乌古孜语,但没能全部译完。^①

1815年,这部史诗的“巴撒特斩除独眼龙铁莱郭孜”一章由费里得力希·济慈(1751~1817)译成了德文。1910年,德累斯顿抄本前五章被译成土耳其文,得到了刊布。1916年,土耳其学者克里斯里·日法特刊布了其阿拉伯字母的转写本。特·诺尔德凯(1836~1930)将德累斯顿抄本的部分章节译成了德文,但其全译本是由俄罗斯的东方学家彼·彼·巴尔托里德在1922年完成的。1938年,土耳其学者沃尔茨·夏依克·高雅依又刊布了该抄本的拉丁字母转写本。1950年,阿塞拜疆学者阿拉丝勒和塔合玛西勃合作出版了阿塞拜疆文的版本。1962年,再次出版了俄文本。这部叙事诗的第二个手抄本是由意大利学者伊特吐热·罗西在梵蒂冈发现的,1925年在赫尔辛基出版了附有词语表的手抄本原文。1980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的穆哈热姆·艾尔肯再次刊布了该抄本。现在,该诗的多个版本在土耳其、英国、德国、俄国及中亚几个国家得以出版。

结 论

随着工业社会的迅猛发展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哈萨克族的普通教育和出版事业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促使人文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原来地道的民间口头创作艺人,后来逐渐成长为书面创作的诗人,居斯普别克禾贾·萨依克斯拉姆、艾赛提·乃蛮拜、阿合特·乌娄木吉、唐加勒克·卓勒德和阿斯卡尔·塔塔乃等艺人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他们是介于口头与书面创作中间的艺人,在口头创作向书面创作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其作品也在母题的嬗变上发挥了催化作用。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哈萨克族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世纪下半叶,形成了以坐落在伏尔加河下游的喀山市为代表的文化城。文化城除了培养一批从事文学研究的专家外,最大的贡献是出版了包括哈萨克族叙事诗在内的一批突厥语民间文学的作品。因此,20世纪以后,演唱哈萨克族史诗的歌手都直接或间接地阅读过其书面文本。哈萨克族基本上从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转向了半定居或者全定居的畜牧和农业生产方式,有的从交通不便的山区迁到了交通便利的平原,有的从交通便利的平原搬进了经济相对发展较快的城镇。歌手所处人文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影响歌手和听众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人物的描绘更加细腻,情节的叙述更加生动,场面的铺垫更加现实,有些母题消失了,而有些母题出现了。

哈萨克族简单组合型母题系列的史诗分为婚姻型和英雄型两类,其中早期的简单组合型婚姻母题系列的史诗一般包括考验女婿型、包办婚姻型和抢婚型,而晚期的简单组合型英雄母题系列的史诗一般包括部落复仇型、抗击敌人型和财产争夺型。早期形成的简单组合型

^① [苏]Бартольд В. Турецкий эпос и Кавказ. ?Книга моего деда Коркута. Огузский героический эпос. Пер.В.Бартольда. Изд.подг.В.Жирмунский, А.Кононов». М.—Л., 1960,87-88-66.

史诗,其主人公的诞生比较奇异,一般都是英雄的父母年老无子,受人歧视,被迫开始了求子行程,最终感动了上苍,年迈的妻子怀孕,并害口想吃狮心豹胆等猛兽的脏器,而在晚期形成的简单组合型史诗中就没有这些母题。显然,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会对母题产生影响,是母题消失和出现的根本原因,也是母题组合类型发生变化的主要缘由。

参考文献:

- [1] [苏] Акатаев С. Ахиллес, Алпамыс, Коркыт және баскалар // Жалын, 1973, № 2.
- [2] [苏] Ауэзов М., Ысмайылов Е. Батырлар жыры, Акын-жыраулар, Суырып салма акындар, жыршылар Өзсүрп // Казак ССР тарихы. - Алматы, 1957.
- [3] [哈] Бердібаев Р. Эпостанудын әдістемелік мәселелері // Казак фольклоринын тарихилыгы. - Алматы: ғылым, 1993.
- [4] [苏] Генкевич Э.Б. Фольклор Эпопеи. «Фольклор и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ародов Африки», вып. М., 1970.
- [5] [苏] Габдуллин М., Сыдыков Т. Казак халкынын батырлык жыры. - Алматы: Ғылым, 1972.
- [6] [苏] Короглы Х. Огузский героический эпос. М., 1976.
- [7] [苏] Марғұлан Э. Халык жырын мужызудажы мотивтер // Халык момпалымы. - 1940, №1.
- [8] [苏] Якубовский А.Ю. Китаби Коркут и его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изучения туркме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эпоху раннего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я. «Книга моего деда Коркута». М.—Л.АН СССР, 1962.

(责任编辑 速莱蛮)

[收稿日期] 2016-09-05

[作者简介] 黄中祥, 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生院教授。电邮: huangzx@cass.org.cn。北京 100732

The Composite Types of the Motif of Kazak Epics

Huang Zhongxia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epic criteria of classification, proposed by som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nd based on the ways of the composition of the motif of Kazak epics, this article divides Kazak epics into three categories: simple, compound and multi-compound. Among them, the simple always exists in historic and religious epics while heroic epics mainly belong to compound type. Multi-compound can only be found in ancient heroic epics formed in the common period of Turkic nationality.

Key words: Kazak; epic motif; type; composite type